

三國志

十三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



武皇帝二十五男

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

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劉夫人生豐愍王

昂相殤王鑠 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據

燕王宇 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

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玳陳留恭王峻 尹夫人

生范陽閔王矩 王昭儀生趙王幹 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 李姬生

穀城殤公子乘郢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 周

姬生樊安公均 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 宋

姬生東平靈王徽 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傳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龍衣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傳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
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
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
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冲傳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
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
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
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
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

魏志卷之七十一

二

嚴重太祖馬鞞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
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
後自歸於是以前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
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
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
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鞞聞太祖笑曰
兒衣在側尚齧況鞞懸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
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
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
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

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
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

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

言而分以爲三亦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

叙屬之一病也年十二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

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言况其既没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則流涕爲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

黃初二年追贈謚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承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收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詔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祀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

魏略曰文帝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

四年徙封已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曰鄧哀王

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

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

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傳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

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

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

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

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
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
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
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魏書載聖書曰
制詔彭城王有

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亦
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
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
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
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
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
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
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
為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有
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

卷之十七

四

誥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
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字傳

燕王字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
封魯王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
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字同止
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
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
疾篤拜字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字深固讓
帝意亦變遂免字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卒五百戶常道鄉人與字之子入繼太宗

○沛穆王林傳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于

緯嗣

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衮傳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母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

魏志北

五

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衮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

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
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
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
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
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
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
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
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解
迨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
二戶七百五十

魏志

大

之因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

袞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
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
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
林並就省疾袞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
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
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
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
靈以獎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
婦人之手與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

恭王袞

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
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
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者猶具各拜事
兄以敬悔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
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
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
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
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
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聞闕之
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三靈其年薨詔
累增邑并前二千四戶

○濟陽懷王琰傳

濟陽懷王琰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
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琰爵邑早薨無子文
帝復以贊弟壹紹琰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
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琰爵謚曰懷公六
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

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傳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傳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

魏志北

八

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傳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

封燕公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

大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

帝又敗其如是每為涕淚 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

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

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

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

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

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

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

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

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

三十九 鬼志三 九

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

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

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

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

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

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

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

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

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

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

趙王幹

宥王之失古人有言誠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系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傳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傳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

三十七
妻之二子

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

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

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

宗室而謀於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無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彪乃自殺妃及諸子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

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

者坐知情無輔道守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

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姦身死嗣替

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

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

并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後傑入侍於

表志二十

十一

皇闕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喻切大宗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躬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躬初好款分在今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脩絮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負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傳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傳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郢戴公子整傳

郇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
年封郇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
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
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
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
公闡為郇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傳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傳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
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
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
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湛嗣景初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傳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傳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
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

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擗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翁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翁入晉封原立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郵城公至泰始二年翁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翁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朝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翁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謚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傳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

年徙封中立茂性傲佞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戾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彰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戾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

往也今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
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
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
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
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

甄氏皇后生明帝 李貴人生

贊哀王協

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 朱淑媛

生東武陽懷王鑒 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

徐姬生元城哀王禮 蘇姬生邯鄲懷王邕

魏志卷廿四

十四

張姬生清河悼王貢 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傳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
龍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
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傳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
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
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
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傳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傳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傳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傳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傳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傳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

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圜圉位號靡定大小歲易

骨肉之恩垂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

乎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

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無朝聘之儀鄰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

思志廿

十六

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比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

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

室曹叅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

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

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興功

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

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

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

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

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

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鸛鳴在原兄弟急

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

有闕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

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且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

心無衛臣寤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

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

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

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

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

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
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凌以陵遲兵楚
馮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茲情散於宵懷述
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
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
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
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
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
許之術征伐關東於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
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
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弃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
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交刈股
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棄揖擢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
然自以為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
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粵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
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
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

鬼志世

李斯備說而紕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
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於趙高之徒誅鉏
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龍
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
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憤叛勝廣倡之
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
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
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
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向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
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
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
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
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
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
吳楚休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云秦之法勿先王之制則
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
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
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

削黜諸侯親者怨浪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北發高
帝豐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
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
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
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留台諫曰
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
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
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
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
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
弱不能自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
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龍襲周
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傲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
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
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
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賢兼神武之畧取王綱之廢絕愍漢

魏志

卷之八

室之傾覆龍飛誰謂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
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
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
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
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
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
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
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
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
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
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
輓之內才能之人取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
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
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
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
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
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煖之
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
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有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

立乎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因中常侍
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因與以此論感悟
曹爽爽不能納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一

○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

皆為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

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

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

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官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

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

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

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

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

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

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

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

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佻者簡易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傳載粲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

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怕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

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

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祭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祭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綜納其言曰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騫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騫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祭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竒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魏志五十九

二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恒典之擊虞汝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祭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祭也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聞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

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

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

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

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

為魏諷所引誅後絕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使仲宣無後

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

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

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瑱瑒音徒哽反東文劉楨

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

魏志二十已

官將文學

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

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官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

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

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

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揔皇威握兵要

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

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

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

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

王粲

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
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
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
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
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
酒管記室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大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
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瑀不與語使就按人列瑀善解音
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
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思義苟
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呂松之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
役不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

魏志二十一卷

四

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如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鷟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矣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逾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軍國

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

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摩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瑒

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瑒轉為平原侯庶子

後為五官將文學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

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光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一卷朝廷制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

王粲

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珣之父珣以不敬被刑刑竟署

吏文士傳曰植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

借取以為像因書朝植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

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植荅曰植聞荆山之

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

首顧貂之尾綴侍日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

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

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脩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

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植

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植辭百巧妙皆如是由

是持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

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植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

植減死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

瑒輸作植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

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

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

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

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

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

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

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

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

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

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

典論曰今之

文人魯國孔

王粲

王粲

王粲

王粲

王粲

王粲

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
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
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樓楸賦征思幹之玄後漏卮圓扇橘賦雖張
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
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朝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
自穎川邯鄲淳魏略曰

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
三輔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
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
中會臨苗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
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
頭拍祖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
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憤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
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皇義以來賢聖名目烈士
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
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空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
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數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
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

魏志三十一

六

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授壺
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繁欽繁音婆典略曰

才機辭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
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
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

即像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
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拍數致融罪
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
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
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襦衡言論放
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荅曰顏淵復
生凡說融諸如此章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
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
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
即帝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曾連鄒陽之
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
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旨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
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
傷於肥臆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

王粲

蔚性頗忿鷙如是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言之朱際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

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瑒弟瑒瑒子

貞咸以文章顯瑒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

事 文章叙錄曰瑒字休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出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

政多違法度瑒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口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

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

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

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瑀瑀子籍才藻艷逸而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瑀子籍才藻艷逸而

魏志卷之七

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

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達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請與

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貴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

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入善釀酒

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法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賢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

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日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

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先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

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

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墮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

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

王粲

京邑為太子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

庶子早卒

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

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

譽實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

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

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

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

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

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道心遺名者

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

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不莫得而名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

為嵇氏取稽家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日銍有嵇

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

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

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靈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

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

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

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

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

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

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

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

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

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

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

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

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

沸騰性不傷物類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

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康別傳云

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表

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

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

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

而自為殊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

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

王粲

王粲

王粲

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

世語曰母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山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于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

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出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

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覺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

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于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

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母丘儉年殺嵇呂此

又于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秘書郎稱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

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

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謚曰忠穆公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

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

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

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出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

將軍為卍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

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

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塲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

寒水繳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

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

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

王粲

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擬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醢耳執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借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盥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

魏志北

十

老翁但末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心叙心目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土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甌罄蠱取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勃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遠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沈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橫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苗矣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歎歎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

王粲

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廢其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取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洗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志拔刀瞋目言非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夏殷憂不可居徒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墟榮榮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僂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鬼志廿一也

十一

衛觀傳

衛觀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觀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觀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觀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

王象

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

紀觀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

鬼志

十二

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叛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或以覬議呈太祖大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從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閔鄉侯三百戶閔音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

備覽

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

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

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
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
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
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
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
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
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
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
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
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

魏志

十九

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加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勗
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

敏兼通明習舊事勗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一年遷東海相
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
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潘子尼字正叔尼
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
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
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不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
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
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移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
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
學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黃初時散騎常侍

河內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

王象事列
見揚俊傳

覬薨謚

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

晉陽秋曰
瓘字伯玉

清貞有名理以為傳報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
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
瓘與扶風內史鄧粲素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
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具有盛名為大子洗馬早卒

○劉廙傳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不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子立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皮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立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

魏志

十五

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爵羅故列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况立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遠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今兄

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

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廙別傳載廙道路為賊謝望表曰考躬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

有管狐桓文之列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躬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瘞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望之不輕也以直許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

劉廙

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許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

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廩通草書廩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博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隗明自遠而不至齊遂以垂朝虧匹夫之節成魏魏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

志廿一

十六

親征蜀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異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表紹之業

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士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

鬼志卷三十一

十七

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麋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麋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麋別傳曰初麋弟偉與諷善麋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治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徙署丞相倉君曹屬麋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

劉真

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

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真別傳載真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賈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摠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

思志北

十八

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亡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

之 廩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

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

卒

真別傳云時年四十二

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

阜子喬字仲彥

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

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曾胤不顯貴盛至今

○劉劭傳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

許太史上言正日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

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

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

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

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

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

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

元年亦元日合朔使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

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

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大廟火

日蝕后之喪雨露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

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徵倖史官推

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讒

而無懼容不脩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

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

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

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

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

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

御史大夫郝憲辟劾

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黃初中為尚書

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

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

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疑荀詵等定科令作

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

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

之劾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

是淵先世之効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

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

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劾嘗

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
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
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
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
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
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
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
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
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
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

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詩詔書博求衆賢散騎
侍郎夏彥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
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
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
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
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
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
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
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
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

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

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臣松之以為凡相稱薦為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

或實矣惠之稱劭云云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也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

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

鬼志廿一

廿一

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

先賢行狀曰繆襲字文雅

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

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澤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

襲

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

詞佳可觀省

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弁翼之間

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

劉劭

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
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異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
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
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
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
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
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散騎常侍陳留蘇林**魏
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兆章誕

文章叙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
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

光祿大夫京

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及
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
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
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
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故淳尚書
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

鬼志已廿一

廿一

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代縣民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
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髮髯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
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
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章誕師
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
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
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師
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
筆盡其勢矣其序卓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
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
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
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
書他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
今世人尤寶之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
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章仲將之徒

樂安太守譙國

夏彥惠

惠備子事

陳郡太守任城孫該

文章叙錄曰該字公達疆

志好學年二十一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郎中令河

勳劄

東杜執事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叙錄曰執字德曾初上第賦署司徒

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母立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九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驎馬不試婆娑槽檻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為騰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審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官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表盜未有言被此篤病夕榮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九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以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漢明時胡康出壟畝揚偉無根基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騷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為燕雀唾韓眾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吝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于秘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誰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時引見眾論翕然號為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秘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問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揚偉見曹爽傳

委志二十一

六

傅嘏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伯父

嘏黃初中為侍中尚書

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子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

冠知名

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騭好變通合徒黨鬻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

少有重名為之宗王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司空陳羣辟為掾

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

劉劭

傅嘏

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

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

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寶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熒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

河南尹

傳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貌天

見志卷之二

卷之二

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日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清獄訟不加賈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 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皇罷侯置

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

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
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
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
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
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
於諸葛格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
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
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
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
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

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
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
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
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老完牢隱兵
以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
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
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
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
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略載嘏此對詳於本傳今采載之以盡其意彪曰
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

南將軍母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傳
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
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
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
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
義深遠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誣苛
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
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相或欲
沈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
之以武誘間騁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領積穀
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
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
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
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
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
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謀不行耳
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
幸邀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
差完牢可詔和博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

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
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
間計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
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
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
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
斂重財賈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
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
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持右挈虜必以散尾解安受其弊可
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
之將則陳征伐措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博噬故
樊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
十萬獨與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
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
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
理而行萬一不保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
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
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軍諸葛恪新破東關乘

傳嘏

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瑕議以為淮
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

溺略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

乾没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没與長安富賈田

厚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臣松之以度直以乾沒為射成

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厚以得利為乾又不可

了愚謂乾讀宜為干燥之干蓋謂有所恪不過遣偏率小

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

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瑕常論

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傳子曰瑕既達治好正而

本精微渺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瑕以明智交會

臣松之案傳子前云瑕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

鍾會善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

取敗禍自已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觀而鍾氏之敗形易照

也瑕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

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于愛憎

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嘉平末賜爵關內

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

春母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

可遣太尉孚往惟瑕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

春秋曰瑕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瑕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

等負力遠聞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

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日留創甚以瑕守尚書僕射

傳瑕

俱東儉欽破敗瑕有謀焉及景王薨瑕與司馬

文王徑還洛陽又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

景王度

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授及薨嘏祕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最爾傳嘏所宜間廁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嘏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

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子傳

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勗善

徽魁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顛後將軍鍾毓並善相友綜朝士俱為名臣子祗嗣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勲前朝改封祗涇原

子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

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

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

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

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

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嘏

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為傳嘏識量名輩是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

以見嘏之美也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一

